



马克思恩格斯 论工会

工人出版社

c/

马克思恩格斯 论工会

工 会 出 版 社

[1955·北京]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ÜBER DIE GEWERKSCHAFTEN
1953

TRIBÜNE-VERLAG UND DRUCKEREIEN DES FDGB-BERLIN

馬克思恩格斯論工会
刘瀟然 譯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四牌市大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號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67,000字 印張：7 6/16 印数：1—14,000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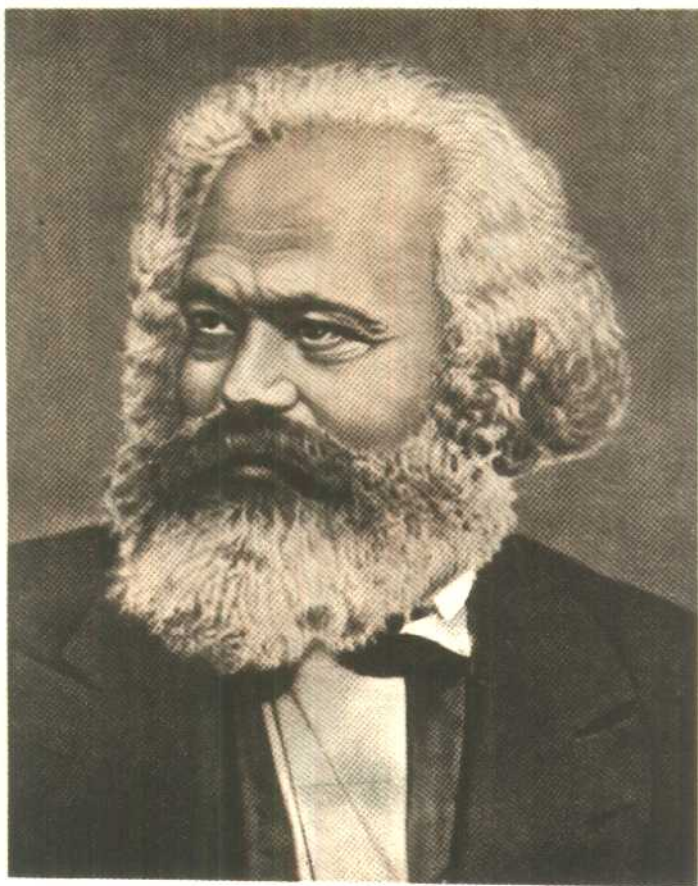
統一書号：1007·3

定 价：1.10元

出 版 者 說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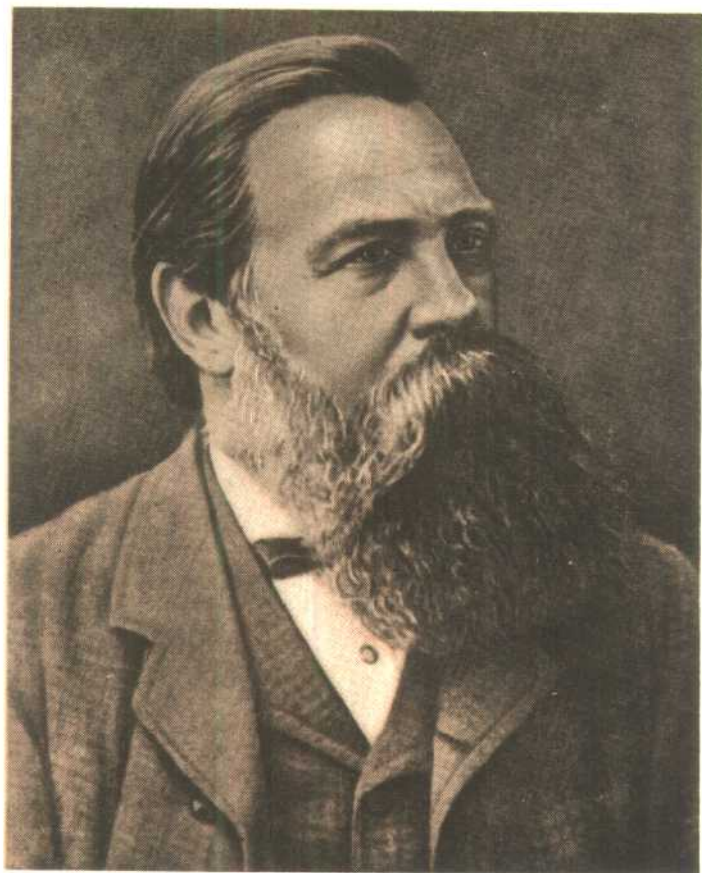
本書根据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編輯的、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講壇”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論工会”一書譯出。方括弧內的标题是德文本編者加的。

本書中有三篇文章采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譯文，均在文末注明。



Karl Marx

1469738



F. Engels

2/595/20

目 录

恩格斯：1844年英国的矿工罢工·····	1
恩格斯：英国的一次罢工·····	11
(1844至1845年曼彻斯特建筑工人罢工的記述)	
恩格斯：工人运动·····	27
馬克思：罢工和工人同盟·····	57
馬克思：工人联合会·····	65
馬克思、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結社·····	67
馬克思：一份资产阶级的文件·····	69
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	75
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87
馬克思：結社权——使“臣民”达到成年的一种手段·····	97
馬克思：工会——工人抵抗资本的据点·····	101
馬克思：警告·····	104
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問題給代表們的指示·····	106
馬克思：爭取标准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法 在其他各国的反应·····	114
馬克思：关于就业者与失业者間协同行动的問題·····	120
馬克思：英法两国取締工会和工人集会結社法律之廢除·····	123
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对各分部、兄弟团体及全体工 人的通告·····	125

馬克思：关于施韋澤建立工会的鼓动·····	129
恩格斯：为工会的統一而斗争·····	130
馬克思：关于施韋澤所筹办的工会·····	132
馬克思：关于撒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工会的报告·····	136
恩格斯：工会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	144
馬克思：致欧洲及北美合众国工人書·····	145
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巴塞尔大会所作的周年 工作报告·····	151
馬克思：工会的国际联系·····	165
馬克思：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	166
馬克思：政治运动与经济运动的关系·····	168
馬克思：致魯尔河谷的罢工矿工們·····	170
恩格斯：哥达綱領与工会·····	174
恩格斯：工会的行动——英国工人运动的終極目的·····	178
馬克思：德国工人党綱領評注·····	179
馬克思：調查法国工人的状况·····	192
恩格斯：公平的工資，合理的工作日·····	202
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	206
恩格斯：工会（一）·····	209
恩格斯：工会（二）·····	214
恩格斯：1845年至1885年的英国·····	218
恩格斯：英国老工会的行会規程·····	221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223
恩格斯：如果要有群众运动，那就只有先从工会着手·····	225
恩格斯：工会作用之限制·····	227
恩格斯：英国的新工会运动·····	229

工会是社会主义的学校。

工人将在工会中被培养成社会主义者，因为在那里，在他们眼前，天天同资本进行斗争。

馬 克 思

恩 格 斯

〔1844年英国的矿工罢工〕

……资产阶级的破坏了这些人的健康，使他们每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并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任何机会，但它还不满足，它还用最无耻的方式来剥削他们。实物工资制在这里不是例外，而是常规，并且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的。这里普遍采用而且多半是由于必要才采用的小宅子制也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此外，资产阶级还用其他的方法欺骗工人：煤是按重量出卖的，但工人的工资多半都是按容积支付，如果他的运矿桶没有完全装满，他就一点工资也拿不到，可是装多了又一文钱也不能多得。如果运矿桶里的砂子超过了定量，那工人就不仅完全得不到工资，而且还要罚款，但砂子的多少与其说是决定于工人，不如说是决定于煤层的性质。罚款制度在煤矿里一般都是极其厉害的，有时候一个穷人做完了整整一星期的工去领工资的时候，才从监工——他高兴罚就罚，甚至不预先告知工人——那里知道不仅一个钱也领不到，甚至还必须缴多少多少罚款！监工处理工资通常

都是独断独行的；他把工人做的工作登記下来，可以隨意付給工人一些工資，而工人还必須相信他的話。在某些按重量計算工資的矿里，使用砵碼与物重为一比十的不准确的台秤，秤上的砵碼是沒有經過当局檢驗过的；有一个矿里甚至有这样一条規則：工人要控告台秤不正确，必須在三个星期前預先告訴監工！在許多地区，特別是在英格蘭北部，还有以一年为期的雇工，工人在这一年内除了自己的雇主外不能給任何人做工，但主人却根本不負責給他們工作。这样一来，他們就常常整月地沒有工做，而如果他們想要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工作，那就会得到一个擅离职守的罪名，被送到監牢里去待六个星期。另外一些合同保証他們每两个星期有二十六先令的工資，但是諾言并不兌現。在某些地区，矿主借給工人一笔不大的款子，讓他們以后用勞力来償还，这样就把他們紧紧地束縛在自己身边了。在北方还有一种慣例，就是經常扣压一个星期的工資不發，以便把矿工束縛在矿上。下面这一情况把这些被束縛的工人完全降到奴隶的地位：几乎煤矿区里所有的治安法官本身不是矿主，就是矿主的亲戚朋友。他們在这些貧穷的落后地区，在这些報紙很少，——而報紙也是为統治階級服务的，——政治宣傳工作很不开展的地区，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甚至很難想像，这些为自己的利益执掌着司法大权的治安法官会怎样剝削和折磨不幸的煤矿工人。

这种情形維持了一个很長的时期。矿工們連做梦也沒有想到过他們活在世界上决不是仅仅为了供人榨取血汗。但是在他們中間，首先是在和覺悟較高的工厂工人相接触而不能不受他們影响的工厂区里面，也漸漸出現了对“煤炭大王”的无耻压迫的反抗精神。煤矿工人开始組織工会，时常举行罢工。在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区里，他們甚至全心全意地拥护宪章派。但是完全和工业生活隔絕的英格蘭

北部大煤矿区，并没有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只是由于宪章派和觉悟较高的煤矿工人本身的多次努力，到1843年，反抗精神才在这里普遍地觉醒起来。諾森伯兰和德勒穆的工人完全投入了运动，他们成了全大不列颠煤矿总工会的首领，并聘请了布利斯托尔的律师，宪章主义者威·普·罗伯茨做他们的“总代理人”，他是在宪章派过去的多次诉讼中就已经出了名的。这个工会很快就扩展到大部分地区里；到处都任命了召开大会和征求会员的代理人。到1844年1月在曼彻斯特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时候，工会已拥有会员6万人以上，半年后，到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时候，会员已经超过10万人。在这两次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煤矿工人的一切问题，并就比较大规模的罢工的问题做出了决定。为了维护煤矿工人的权利，创办了好几种新的期刊，特别是泰纳河上的新堡创办的“矿工的律师”月刊。

1844年3月31日，諾森伯兰和德勒穆所有煤矿工人的受雇合同已经到期。他们委托罗伯茨草拟了一个新合同，提出了以下的要求：（1）不按容积而按重量计算工资；（2）过秤时要用普通的经政府检查官检验过的秤和砝码；（3）受雇期限为半年；（4）废除罚款制度，按实际做的工作付给工资；（5）矿主有义务保证专门替他工作的工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工作，或保证他们每星期领到四天的工资。他们把这个合同送给了煤炭大王们，并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谈判。但是矿主们的回答是：矿工工会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只和个别的工人打交道，而工会他们是永远不会承认的。矿主们也提出了一个合同草案，这个草案中连上述几点的影子都没有，工人当然拒绝了。这样双方就宣了战。1844年3月31日，四万煤矿工人放下了自己的铁镐，于是这两个郡里所有的矿井都空无一人了。工会的财力是这样雄厚，好几个月里每个家庭每星期都可以领到两个半先令的补助金。

当工人用这种方法来考驗他們雇主的耐性的时候，罗伯茨不辞劳苦地組織罢工，进行鼓动；他召开各种會議，东奔西走地跑遍了全英国，为罢工者募集捐款，劝告他們要沉着和守法，同时又向橫行霸道的治安法官和实行实物工資制的业主展开了英国空前未有的斗争。早在年初他就展开了这一斗争。只要某一个治安法官判决煤矿工人有罪，罗伯茨立刻就到皇家法庭^①去弄一个Habeas Corpus^②来，把他的被保护人带到伦敦去，結果总能替他辯明无罪。例如威廉斯法官于1月13日在皇家法庭中宣布三个已被比尔斯頓(南斯泰福郡)的治安法官判了罪的煤矿工人无罪；这几个煤矿工人原来的罪名是：他們拒絕在一个有崩塌危險而且當他們剛离开那里就真的崩塌了的地方工作！更早一些时候，帕特逊法官曾宣布六个工人无罪，所以罗伯茨这个名字漸漸地使那些拥有矿井的治安法官們聞風喪胆。普萊斯頓也有受罗伯茨保护的四个人被关在監牢里；2月初，罗伯茨到那里去就地調查这件事，但是当他到那里的时候，發現这些被判刑的人在刑期未滿以前已經釋放了。曼徹斯特監禁了七个人；罗伯茨弄到了一个人身保护状，使得法官怀特曼把被告全釋放了。普萊斯科特有九个煤矿工人被控破坏了聖海倫斯(南郎卡郡)的安宁而被关在監牢里，听候宣判；罗伯茨一到那里，他們就馬上被釋放了。这一切都是2月上半月的事情。在4月間，罗伯茨用这种方法从得比監獄中釋放出一

① 皇家法庭是英国最古老的法庭之一，在19世紀（1873年以前）是一个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独立的高等法庭，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級法院的判決。——編者注

② Writ of Habeas Corpus（人身保护状）是英国的审判实践中通用的一种文件的名称，它責成相当的审級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將被捕者提交法庭，以便审查逮捕是否合法。根据对逮捕原因的审查，法庭得釋放被捕者，或將其押回監獄，或取保釋放。上述的1679年法案所規定的程序不适用于叛国罪而經国会議決后也可以停止其效力。——編者注

个煤矿工人，从威克菲尔德（約克郡）監獄中釋放出四个，从萊斯特監獄中釋放出四个。这种情况繼續了一些时候，直到这些《Dogberries》〔“道勃雷”〕——人們用莎士比亞的戏剧“无事煩惱”中有名的人物的名字来这样称呼治安法官——变得老实一些为止。罗伯茨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实物工資制。他把这些恬不知耻的矿主一个又一个地拖到法庭上，迫使治安法官違背自己的心願来判決他們有罪。矿主們在这个行动迅速、事事出头的总代理人面前感到十分恐怖，例如在得比附近的拜尔帕地方，一家实行实物工資制的公司在罗伯茨剛到那里的时候就貼出下面这个布告：

“通告

为了避免一切誤会，哈斯兰家認為有必要做如下声明：他們矿上所有矿工的工資，将全数以現金支付，矿工們願意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錢，悉听自便。如矿工在哈斯兰家的鋪子里买东西，他們将和过去一样照批發价格买得。但是并不要求他們一定在那里买，不管他們是在这个鋪子里或其他任何的鋪子里买，他們的工作和工資仍照旧。

本特里克煤矿”

这些胜利在整个英国工人階級中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并为工会吸引了大批新會員。那时北方仍在繼續罢工。沒有一個人工作，在輸出煤炭的主要港口新堡，煤荒竟严重到必須从苏格兰运进煤来，虽然英国人的諺語《to carry coal to Newcastle》〔“把煤运到新堡去”〕和希腊人所說的“把猫头鷹帶到雅典去”一样，意思就是“完全多此一举”。起初，当工会的經費还没有用光时，一切都很好，但是快到夏天的时候，工人就很难进行斗争了。他們穷困不堪；他們沒有錢，因为英国所有工业部門工人的捐款和罢工的人数比起来是太微不足道

道了；他們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向小鋪老板賒欠；整个报界，除不多的几家无产阶级报刊外，都反对他們；资产阶级，就是其中少数很有正义感并想支援罢工者的人物，也只是从卖淫式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报纸上读到些关于罢工情况的騙人的报道；被派到倫敦去的由十二个煤矿工人組成的代表团向倫敦的无产阶级募集了一些款子，但是因为需要救济的人很多，所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尽管如此，矿工們仍然坚定不移，而更重要的是，虽然矿主及其奴才們采取狂暴的敌对态度并进行各种挑衅，但是他們仍然保持安静和沉着。沒有采取过一次报复的行动，沒有毆打过一个叛徒，也沒有發生过一次盜窃。罢工就这样繼續了四个月之久，矿主們仍然沒有一点占上風的希望。但他們面前还有一条道路。他們想起了小宅子制；他們想起了倔强的工人的住宅是老板所有的。7月，他們叫工人騰出房子，一个星期以后，四万人全都被赶到街上去了。他們的殘酷的手段是令人髮指的。有病的和身体衰弱的，老年人和嬰兒，甚至产妇都被他們毫不留情地从床上拖下来，推到公路旁边的沟里去。有一个走狗亲手抓住一个快分娩的女人的头髮，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扔到街上，这样来寻开心。大批軍隊和警察站在那里，只要有人抵抗或只要指揮这种暴行的治安法官一示意，就立刻动武。但工人們連这也忍住了，沒有作任何反抗。矿主們希望工人使用暴力，并竭力用一切手段来引起他們反抗，以便找到借口用軍隊来結束罢工；但是被赶到街上来的矿工們記住了他們的总代理人的劝告，沒有采取任何行动，不声不响地把他們的家具搬到多沼澤的草地上或收完庄稼的田里，繼續耐心地等候着。其中有些人因为找不着更好的地方，就露宿在公路两旁的沟里；另一些露宿在別人的地段上的，因为“他們造成了半辨士的损失”而受到法庭的追究，被处以一英鎊的罰款，他們当然交不出这笔罰

款，就只好坐监牢。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就这样在去年（1844年）多雨的深夏在露天里度过了八个多星期。除了床上的印花布帐子，他们和婴儿就再没有其他可以遮蔽的东西；除了工会的微薄的补助和小铺老板的愈来愈少的赊欠，他们就再得不到其他的帮助。那时，德勒穆的一个拥有很多煤矿的伦敦德雷勋爵曾以他的高贵的愤怒来威吓“他的城市”西恩的小铺老板们，不准他们再赊东西给“他的”倔强的工人。这位“高贵的”勋爵在整个罢工期间成了一个道地的小丑，因为他老是对工人发布一些傲慢得可笑而文理不通的“命令”，这些“命令”除了成为全国的笑料，就再也达不到别的目的^①。矿主们看到无论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就花了很多钱从工人运动还没有发芽的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偏僻地方，雇人到他们的矿上来工作；这样一来，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又恢复了，罢工工人的力量被摧毁了。矿主们强迫工人脱离工会，和罗伯茨断绝关系，并接受矿主所提出的条件。煤矿工人对雇主的历时五个月的伟大斗争，被剥削者以值得我们极力称颂的毅力、勇敢、觉悟和理智进行的斗争，就这样在9月初结束了。这样一个四万人的群众斗争，需要多么高度的真正人类的文化、热忱和坚强的意志呵！我们知道，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还把这些人描写成极其粗野的和毫无道德的人。而这种压迫是多么残酷呵！它把这四万人逼得像一个人一样地站了起来，好像一支军队，不仅有纪律而且为一个愿望、一个意志所鼓舞，用最大限度的冷静和镇定把斗争一直进行到再反抗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而且这是什么样的斗争呵，这不是在和看得见的可以击败的敌人

① 天下本无新奇的事，至少在德国是如此。我们的“施杜姆大王”也不过是英国模型的翻版而已，这一模型在它的本国早已被人遗忘，而且不可能存在了。

——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作斗争，而是在和饥饿与匮乏、贫穷与露宿作斗争，和自己的、由于富人的残酷而达到疯狂地步的激情作斗争。假如工人使用了暴力，那末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就会遭到枪杀，几天之后矿主就会得到胜利。他们守法并不是由于害怕警察的棍子，而是事先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工人的觉悟和自制力的最好证明。

就这样，工人虽然无比地坚强，这一次还是被资本家打败了。但是斗争并不是没有结果的。首先，持续了十九个星期之久的这次罢工使英格兰北部的煤矿工人永远脱离了以前所处的精神睡眠的状态。他们苏醒过来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参加了文明的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把矿主对工人的一切暴行揭露无遗的这一次罢工，最终唤起了这些工人中间的反抗精神，至少把他们当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变成了宪章主义者，而三万个这样坚忍不拔和经得起考验的人，对宪章派确实是一笔宝贵的财产。其次，在合法的范围内延续了这样久的罢工和伴随着罢工的积极的宣传，毕竟引起了社会舆论对煤矿工人状况的注意。利用对煤炭出口税问题辩论的机会，下院中唯一坚决拥护宪章主义的议员托马斯·邓科布在议会中提出了煤矿工人状况的问题，争得了在下院讲坛上宣读他们的请愿书的机会，并且发表了演说，迫使资产阶级的报刊至少在报道议会的辩论时把全部事情做了正确的描述。这次罢工以后不久，哈斯威尔发生了一次爆炸。罗伯茨来到了伦敦，要求谒见皮尔，并以煤矿工人代表的身分坚决要求彻底调查这次爆炸事件。他终于达到了委派英国地质学界和化学界的第一流权威赖尔教授和法拉第教授去肇事地点进行调查的目的。由于这次爆炸以后不久又发生了好几次爆炸，而且罗伯茨又把关于这些爆炸的记录送给了首相，所以首相答应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会议（也就是今年——1845年——这一次）中，如果可能的

話，提出一个为保护工人所必需的各种措施的法案。如果煤矿工人不在这次罢工中表明自己是爱好自由的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们不委托罗伯茨来管理他们的事务，那末这一切成就都是不会有的。

北方的煤矿工人被迫解散自己的工会和被迫解聘罗伯茨的消息刚一傳出，郎卡郡的煤矿工人就組織了一个約有一万工人的工会，并保証給他們的总代理人一千二百英鎊的年薪。去年秋天，工会每月收入的款項都在七百英鎊以上，其中約有二百英鎊用做薪俸、訟費等等，其余的大部分是用来补助失业工人或者由于和雇主冲突而罢工的工人。工人就这样愈来愈觉悟到，他們团结起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当巨大的力量，在最必要的时候是能够向资产阶级挑战的。这种觉悟是一切工人运动的重大成果，它由于工会的建立和1844年的罢工，才出現在英国煤矿工人中。再稍微过一些时候，在觉悟和毅力方面至今还落后于产业工人的煤矿工人，就能够和产业工人相比，并且在各方面都将会同他們齐头并进。资产阶级脚下的地基就这样逐渐地动摇起来，总有一天，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将連同它的基础一同傾复。

但是资产阶级是不听警告的。煤矿工人的反抗只是使他們更加殘酷；他們并不認為这應該使他們更加理智，不認為这是整个工人运动前进的一步，而認為这只是一个机会，可以用来对这些竟愚蠢到不同意繼續忍受从前的待遇的人群發泄怒气。资产阶级認為沒有財產的人們的正义要求只不过是死不知足，是对“上帝和人們安排好的秩序”的瘋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动为生的、懶惰得不願意工作的、恶意的煽动家”的成功，这是必須用一切手段鎮压下去的。资产阶级企圖——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企圖——在工人面前把不得不靠工会来养活的罗伯茨和工会的許多代理人說成是从他們这些勞工